

青海民族史料汇编之五

土族族源讨论集

3.1

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

22.921
326

青海民族史料汇编之五

土族族源讨论集



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
一九八二年十月

0728

前 言

土族是我们祖国的兄弟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青海省东部湟水流域和祁连山以南大通河两岸及与相毗连的地区。据1981统计，人口约十三万余。互助土族自治县有46590余人，占该县人口的15.43%；民和县有32000人，占该县人口的11.04%；大通县有26650余人，占该县人口的8.05%；乐都县有2200余人，海北州有4670余人，黄南州同仁县有6200余人，海西州有1300人。此外，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有一万余人，其余散居在青海省一些州县和甘肃省永登、肃南、临夏等地。

土族人民有悠久的历史，光辉的业绩，尤其在明清时期，曾出过名将高僧。关于族源问题，本民族没有文字记载，汉藏文记载也属片断不全，而民间传说在几部土族中又相互歧异，所以关于民族来源，至今难于取得定论。在过去的地方志书中曾有过几种推断性说法，即(1)主要是吐谷浑后裔；(2)主要是蒙古部后裔；(3)主要是沙陀突厥后裔。

用近代知识对土族族源进行研究，始于十九世纪末。如：俄国人史禄国夫指出，土族与满族有许多相似之处，提出了土族与东胡人的渊源关系；比国人德斯迈、孟塔尔两种甫从语言上直认土人就是蒙古族，等等。自本世纪三十年代后，我国的学人和边疆工作者，对这一问题陆续发表了一些考察记和论文，其中一些人仍在上述三说中进行推断考订。如：

持主要来源于沙陀突厥说者，仍是依据李土司族谱和民间传说立论；持主要是蒙古部后裔说者，主要的依据仍是语言和民间传说。在诸说之中，陈寄生于四十年代初对土族历史作了考订，两次著文提出“土人是吐谷浑后裔”，继而卫惠林先生著文提出土人是吐谷浑为主的“鲜卑与羌人之混合族”。

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土族历史的研究进入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民族工作，对土族社会历史多次进行调查研究。正是在这样基础上，1952年正式定名“土族”，1954年成立“互助土族自治县”和几个“土族自治乡”。1956年汪公量同志对土族族源写出专文，提出：辽金时的阴山靺鞨是土族的第一支族源，元代西宁州的蒙古驻军则是第二支族源。1958年中央和本省抽调专人组成“青海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对土族社会历史进行了空前地大规模地调查，在此基础上编写出《土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1963年内部铅印发行）。该书第二、三两章（共约二万九千字）论述自古代到1949年的土族历史。对于族源问题，断定“由一部分蒙古人与当地霍尔人可能是吐谷浑人的后裔，在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而成土族”。这里说的“一部分蒙古人”，系指元代在互助的驻军。对于“沙陀说”，该书认为“可靠性不大”。与此同时，《历史研究》1962年第六期刊有陈玉书同志《关于土族来源问题》一文，认为“霍尔即胡儿，是土族的重要来源，包括匈奴、吐浑、契丹、蒙古等，其中尤以匈奴的鬲渾即辽金时的阻卜和蒙古，应当是主要部分”。此后，由于人所周知的原因，研究没有继续下去。

1976年“十月胜利后”，尤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进行拨乱反正，民族研究工作有了新的生机和复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1979年版《辞海》“土族条”，把吐谷浑放在土族来源的第一位，说：“在民族形成过程中主要与吐谷浑、蒙古诸族有渊源关系”。1981年版《中国少数民族》“土族篇”，继承了《土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的说法，介绍了有关族源三说而倾向于元代蒙古驻军说。与此同时，从1980年初到1982年夏“青海省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组织编写《土族简史》，我所有几人参加了这一工作，对族源问题曾经组织过三次较大型的讨论会。定稿时采取几说并存而注明编写组倾向于主要来源于吐谷浑说。此外，自1979年到目前，除顾颉刚先生的《从古籍中探索我国西部古代民族——羌族》一文中有关于土族族源的论述外，不少同志相继发表了一批论文。例如：主张主要来源于鲜卑族吐谷浑说的，有毕一之《土族族源考》、《土族族源再考》；李文实《唐五代以后的吐谷浑后裔及其民族特征》，《霍尔与土族》；吕建福《土族族源试探》等；辛存文和马光星的文章也从另一角度论证了这一观点。主张主要来源于阴山靺鞨说的有李克郡《白靺鞨与察罕蒙古》。主张主要来源于明代“土达”的有陶克塔呼《土族源流新议》，如此等等。这一阶段的研究较前深入了，前进了。

对土族族源的进一步研究并求得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是民族历史研究者、民族工作者和土族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是进一步研究和编写土族历史应该首先解决的课题。为了促进这一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并使同志们了解以往的研究过程和各種主张的论点论据，在领导支持下，我们将搜

集到的从1928年到目前止的五十多年中的有关论文、记述等三十六篇（有的摘录），其中解放前二十篇，解放后十六篇，编印成册，取名《土族族源讨论集》，以赠读者。我们的编辑原则：按不同观点，编为五组，每组之内，按发表时间先后次序排列，不摘人名排队。少数篇章中的〔〕系编者所加以补足文义，（）系编者所加简单注释，对标点符号也作了一些改正。我们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今后关于土族族源的研究会有更多更好的论述问世。

参与本书资料搜集和编辑工作的有半一之、宋挺生、韩官却加三同志，而由半一之总其成。在资料搜集过程中，得到青海省图书馆历史资料部和甘肃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遗漏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二年十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 一、青海各民族记略(摘录).....蒙藏周报(1)
- 二、青海各民族状况(摘录).....黎小苏(1)
- 三、甘肃青海“土族”之史的考察(摘录).....陈寄生(2)
- 四、青海土人为吐谷浑后裔考(摘录).....陈寄生(4)
- 五、青海土人的婚姻与亲族制度(摘录).....卫惠林(14)
- 六、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摘录)
.....顾颉刚(16)
- 七、鲜海·土族杂.....(17)
- 八、从李土司族谱谈到吐谷浑与土族的关系及土
族族源问题.....华一之(17)
- 九、唐五代以后的吐谷浑后裔及其民族特征...李文实(44)
- 十、民和土族东伯府李土司世系考察(摘录)
.....牟存文(57)
- 十一、土族族源再考.....华一之(67)
- 十二、霍尔与土族.....李文实(97)
- 十三、土族族源试探.....吕建福(125)
- 十四、从土族的风俗及口头文学看土族族源
.....马光星(149)

第二部分

- 十五、青海民族分布概况(摘录).....郭维屏(155)
- 十六、青海土族简况(摘录).....汪公量(155)
- 十七、白鞑靼与察罕蒙古.....李克郡(158)

第三部分

十八、青海种族分布概况(摘录)……………張得基(203)

十九、青海旅行记(四)(摘录)……………庄學本(203)

二十、土族簡史簡志合編(初稿)(摘录)

土族社会历史调查組……………(205)

二十一、中国少数民族·土族篇(摘录)

国家民委五丛编写組……………(212)

二十二、关于土族的来源问题……………陈玉书(214)

二十三、土族源流新议……………陶克塔呼(226)

第四部分

二十四、青海之土人(摘录)……………乐 天(247)

二十五、最近之青海(摘录)……………青海民政厅(248)

二十六、青海旅行记(三)(摘录)……………庄學本(249)

二十七、李克用后裔之族谱(摘录)……………卫聚賢(250)

二十八、青海李土司世系考(摘录)……………陈秉淵(252)

二十九、青海土司史略(摘录)……………童秀清(253)

第五部分

三十、西北考察记·青海篇(摘录)……………马鹤天(253)

三十一、青海各民族移入的渊源及其分布之现状(摘录)

……………丘向鲁(254)

三十二、青海互助县土人调查记(摘录)

……………马希元(255)

三十三、青海之山川人物(摘录)……………張其昀(255)

三十四、青海(摘录)……………周振鶴(256)

三十五、青海志略·第六章(摘录)……………許公武(257)

三十六、青海(石印本)(摘录)……………吳 均(259)

三十七、青海土族基本情况(摘录)……………中央民院研究部(260)

第 一 部 分

青海各民族记略（摘录）

戊、土人，除了蒙、藏、汉、回四种民族之外，还有一种民族，叫做土人，是别的省分里所没有的，居于西宁、乐都二县北面的山中及乐都东南三川一带，衣服装饰和别的民族完全两样。他们所讲的话，有些同蒙语相似（如人叫“困”，我叫“朴”，你叫“且”，大叫“西格”，小叫“巴哈”，马叫“毛利”，驴叫“吉改”等），有些同藏语相似（如书叫“贝恰”，佛叫“桑结”，僧叫“札巴”，糖叫“伽拉”），风俗习惯，也和蒙藏两族差不多，但没有文字。有人说，他们是晋时吐谷浑的后裔，但没有可靠的证据。……

（原文载《蒙藏周报》1929年第一卷第九号）

青海之民族状况（摘录）

黎小苏

四、土司

土司为封建时代之遗物，前清时甘肃改省，以各土司有捍卫之劳，无悖逆之事，仍旧设置，故今日青海、甘肃二省，仍有土司制度存在。现在杂居各县，部落甚多，相传为吐谷浑之后裔，大都为元后始行归顺，乃授封改姓，世袭其职，或从回教，或同番俗，或与汉人同化。……

（原文载《新亚细亚》杂志，1934年第七卷第二期）

甘肃青海“土族”之史的考察（摘录）

陈寄生

四、吐谷浑之史的概述

“土族”人民，既与现今之西番、蒙古不同，与汉族及回族人之信仰风俗复异，吾人求之于古史中，居此地者，惟有吐谷浑之一部族而已。吐谷浑建国于青海，在“五胡乱华”之末，距今千有六百余年。其国至唐而亡于吐蕃。蒙古时，略吐谷浑音而称为退浑。今甘肃青海之人呼之为“土”人，其音颇近，其事亦类。似土族即古之吐谷浑也。兹就吐谷浑之史事而追述之。……

诺曷钵时，复其姓为慕容，其族遂留此地不去，故至今仍居于甘青两省之间焉。自吐谷浑西来建国，以至于亡，凡三百五十余年，其国祚亦云久矣。

唐自安史之乱，河西之道不通，甘青两省，全为吐蕃、回鹘所据。自后历五代及宋，又为西夏、蒙古所有。事迹不入中国史籍垂六百余年。然吾人据《辽史》所载，二百数十年中，尚屡言吐谷浑入贡。至元，则称为退浑，是吐谷浑仍未全亡焉。明太祖建国，收复哈密以西地，吐谷浑遂隶于西宁卫，设土司以治其民，如上之土司调查表殊足以补正史之不足。窃自吐谷浑开国至今，历千六百余年，而史事仍可稽考不爽毫末，亦异事焉。

五、鲜卑族与蒙古种族之关系

吐谷浑之先为慕容，乃鲜卑之别族，史册载之甚详。然而今之土族，其语言反同于蒙古，宁非异事？夫鲜卑究与何

民族同类，今之治史学者，尚少有人言之。吐谷浑窜逐于青海羌戎之间垂一千五、六百年，尚能保持其原始语言，未尝为西蕃所同化，此至有兴趣之问题也。今就鲜卑、蒙古两种族之源流变迁作一考证，以为本文之结论。

夫鲜卑之一名词，为中国古籍中所未见。商周之世，居中国东北者，有山戎，有东胡，殆即后之鲜卑焉。春秋以前，去中国远，与燕齐接壤，中国诸国，少正面之冲突，未为中国大患，故史籍少载之。按鲜卑即西伯利亚之对音，殆为学者之定论。满洲八旗兵，鄂伦春、索伦而外，尚有锡伯一部，锡伯，即鲜卑，亦即西伯利亚也。由此可知鲜卑之民族，其导源甚古。

.....

当南北朝时，居鲜卑故地者，其族名乌洛护与室韦。按乌洛护一译乌洛侯，即昔之乌桓，黑龙江有鄂伦春者，其遗裔焉。室韦即鲜卑，居辽河、松花江上游者曰契丹，居河北塞外者曰奚、曰习，要之皆鲜卑焉。契丹为后之辽国，室韦为后之蒙古，室韦拥族最广，蒙古其部落之一也。《旧唐书》称“室韦为契丹之别部，在大山（似为外兴安岭）有大室韦（今俄阿穆尔省），傍望建河源出突厥俱伦泊（今呼伦池），经西室韦界（今黑龙江海拉尔以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蒙兀即蒙古）、落俎室韦之南。又东流，与那河（嫩江）、忽汗河（牡丹江）合，又东经南黑水靺鞨（俄沿海州）、北黑水靺鞨之南，东流注入海”。据此则室韦之地殆完全为今之俄国贝加尔省、阿穆尔省、沿海州省与中国呼伦贝尔、黑龙江地也。蒙古，则为居于额尔齐斯河与鄂嫩河之间之一室韦小部落。自成吉思汗挟其雷霆万钧之兵威，

扫荡欧亚，然后始以蒙古之名，而包有旧东胡鲜卑之全体，但古历史与古地理之称谓则不如此也。吾人读此，可以爽然知吐谷浑语与蒙古语之同类，盖原为同出于鲜卑种族之后也。

（原文载《现代西北》第一卷第四期，1941年12月15日）

青海土人为吐谷浑后裔考（摘录）

陈 寄 生

一、吐谷浑之史的考察

边省里面的部落和民族，他的源流和历史是非常绵邈久远。中国的政治，往往是一百年二百年必有一次天翻地覆的大变化，甚至隔不了三十年或五十年，也常常发生小动乱。一个朝代的兴亡替嬗，是非常迅速。边地的部落和民族则不然，其酋长土司，往往三五千年，子孙一系相承，继嗣不绝，为一寻常事。我近年略治边疆史地，觉得这一条公例没有错误过。甚至我还怀疑，就是远古神农、黄帝的后裔，至今在边疆的土司中，仍然有存在着的，宁非怪事？亡国将近一千三百年的吐谷浑，而其部族至今仍整个地存在于青海甘肃，便是其中的一个很显明的例证。

吐谷浑起初是一个人名，后来变而为一个部族君长的氏姓，最后乃成为一个国家的名词（称）。

当后汉、三国之时，有辽东鲜卑部落，居于徒河，其地在今辽宁锦县之西北。西晋之初，有徒河涉归生二子，长曰吐谷浑，庶出，少曰若洛廆，嫡生。兄弟分国为二，若洛廆后以慕容为氏。《十六国春秋·前燕录》载其部落姓氏之源

流，云：“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其少子厌越，以君北夷，世居辽左，号曰东胡。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复以为号。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部落，入居辽西，从司马宣王讨公孙渊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见燕代少年，多冠少摇，意甚好之，遂斂发袭冠，诸酋因呼之为少摇，其后音遂讹为慕容焉。”

据此是慕容之先，原为鲜卑人，居于鲜卑山。近俄人于黑龙江之外大山，得有摩崖“鲜卑山”三大字，今为篆文，则鲜卑山乃外兴安岭，其地正为今日东胡民族之居地，所以慕容氏自称为鲜卑云。莫护跋建国于棘城之北，考棘城亦称大棘城，在今辽宁义县之北，与热河之朝阳县接邻。大棘城乃颛顼之墟，为一〔个〕四五千年以前之古都，故慕容氏后都于此。自吐谷浑与其弟不睦，负气率部西迁，经热河、察哈尔、归绥附阴山之南，徙居于今日之青海，成为后日吐谷浑国之祖。吐谷浑建国于青海黄河之南，称河南王。于晋元帝建元元年，年七十二，有子六十人。至其孙叶延……以吐谷浑为氏。……后魏之时，为太武帝所攻，乃西奔白兰，立国于河源，号曰白兰王。唐时吐蕃强盛，吐谷浑为其所灭。…

考吐谷浑之读音……以长音读之，曰“突欲魂”，以短音读之，曰“退浑”或“吐浑”。河东即今山西，李克用起于河东，吐谷浑为其部从，故《五代史》多作吐浑也。余考吐谷浑兴起之地，在辽宁、热河二省之间，其父称徒何涉归，吐谷浑似即徒何之对音，盖起初原以徒何为氏也，译者讹其音曰吐谷浑。徒何，在春秋时名“屠何”，其山为山戎，春秋齐桓公伐山戎荆今支，即此部落也。西汉之时，乃为鲜卑

……至檀石槐而始大。檀石槐死，鲜卑部落分散，于是遂为魏晋时之徒何。考徒何之居地，正为今热河、吉林、辽宁之洮河，其地自古至今为东胡人民之故居。然则洮河之名乃为古之屠何及徒河之今语。自吐谷浑西迁，都于青海之河南，故河南大夏川，又有导河之称矣。

现在青海的土人，我于民国二十九年游历西北甘肃、青海，听说都有这一种人民。甘肃几乎全部都在永登县。青海西宁的蒙藏学校，内面土人的学生，几乎占全校人数之七八。内里的先生们告诉我，土人最聪明，接受汉文化最易。青海各县散布的很广，人数较蒙古人为多。当时学校约我作一个简单的讲演，临别之时学生唱一首藏文歌曲为我送行。惜乎在西宁居住的时间太少，一切没有调查访问，而当地的士绅，他们也只知道土人的土司是李克用的后裔，却没有说出土人所以被称为土人的根本原因。

二、土人之土司

土人在甘肃的居住〔区〕，似乎只限于永登一县。在青海，则多在大通河与湟水两河谷。现在的生活，则都成为土室定居的农业人民。周振鹤所著之《青海》，其“土族表”所列，西宁有二千二百户，乐都有三百户，民和有四百八十五户，循化有四百户，共和有二十四户，互助有一千户，大通有五千户，共约四千四百余户，二万二千余人。皆管辖于土司。西宁有六土司，辖八十三族；乐都有三土司，辖七族；民和有七土司，辖五族。共和、互助两县，未详。至今是否尚是如此，因无专门之调查报告，故不敢作青确之决定，并且各土司之族姓世谱，亦均未获详读，无由知其部族

组织之概要。青海省政府著有《最近之青海》，其中有“互助土司调查记”一文，载有土司七人，皆为土人之土司，述有较详明之事迹，吾人尚可借此考定土人之种族沿革也。

（略）……

考以上土人七家土司，世系源流，其源于突厥系者二人，一名李土司，后唐沙陀李克用后裔也，一为东祁土司，朵尔只失结后也。源于蒙古族者，一名西祁土司，二为汪土司，三为纳土司，四为吉土司。源于汉人者一人，即陈土司也。七土司之世系源流，其种族极为混杂，聚视之似与吐谷浑皆无关系。七家土司之爵封，皆始于明初，则元为蒙古之旧部无疑。且西祁、汪、吉、纳三（四）土司，其先皆为蒙古人，蒙古为成吉思汗、忽必烈所兴起之部族，与吐谷浑相距之年代尚远，似不能混为一谈。惟土人之名词，与蒙古人之习称向不相关。吐谷浑建国于青海，亡国已千余年，其遗族人民是否尚存于青海湟水、大通河一带，此极待吾人寻求考证之事。且土人之土司，以李土司之势力为最大，职位也最高，其家谱又自言为李克用之后。李克用为西域缠头种，其人即西域之回回，与土人之李土司是否同族，此吾人不能不将唐宋五代时之吐谷浑史作以搜讨之研究，以求出于今〔日〕土人之关系也。

三、唐宋时代之吐谷浑

考吐谷浑之亡，为唐高宗龙朔三年，其时为公元六六三年，距今已一千二百八十有二年。以如此之长久岁月，而谓吐谷浑之子孙至今仍有存者，似不可信。当唐高宗时，吐谷浑诺曷钵，号乌地也拔勒豆可汗。唐太宗曾以宗室女弘化公主妻之。高宗之时，吐蕃强盛，吐谷浑为所役属，遂为吐蕃

所破灭。诺曷钵与公主引数千帐迁凉州。咸亨三年以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总兵五万讨吐蕃，王师败于大非川。逻娑即拉萨，为吐蕃之大国都。大非川，乃青海之布喀河，青海方言读“水”为“非”，大水即是大非，是古讹译，言为大水河也。自此役失败，薛仁贵以百战名将得罪，遂坐废于家，从此吐谷浑亡国，道不常见于史籍中矣。诺曷钵夫妇葬凉州，凉州为今甘肃武威，民国十三年，甘肃河西地震，武威受灾尤剧，吐谷浑末王诺曷钵及弘化公主墓，同时在武威南之祁连山崩陷，出土墓碑明器皆完好无缺，由地方之人保存于文庙内。民国二十九年余游河西，犹得一一亲视之，并为拓有拓片，此于考证吐谷浑之古史有大助也。

吐谷浑自衰亡之后，势力式微，避居甘肃青海之祁连山南北，为吐蕃所不容。安史乱后，西北回纥强盛，吐谷浑处两大之间，事齐事楚，均所不能，于是遂不能不向中国内地迁徙，吾人犹可于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辽各史推寻其迁移附属之迹。盖吐谷浑当晚唐之时，其部落分裂为二，一为吐蕃之臣属，乃居于祁连山南北之间，即今土人之居地。《文献通考》卷三三四：“后中原多故，王命不及，甘肃为回纥所并，归义诸城，多没浑末。浑末，亦曰唃末，吐蕃数（奴）部也”。《文献通考》卷三三五，梁开平二年，（编者：此处疑有错讹）西凉府留后孙超遣大将拓跋承海来贡，明宗召见。承海云：“凉州东距灵武千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旧有郛人二千五百为戍卒，乃黄巢之乱，遂以阻绝”。

考回鹘之都为甘州，西凉之国居凉州，其所称之浑末、唃末、郛人，似皆为吐谷浑之遗部。中唐诺曷钵可汗之后，

徙居于甘凉之祁连山南北之大山中，其人正与今日之土人居地相同。吐谷浑称浑末者，为吐蕃及鱼通语，西蕃语呼人曰末，浑末即浑人，唃木即浑末之别译，西北之汉人则呼之曰鄯人，从吐蕃之称也。《文献通考》称其为吐蕃之数（奴）部，是吐谷浑之部落仍存，而国名之不复存在之证矣。惟其人数甚少，孙超言旧有军队二千五百为戍卒，似非吐谷浑旧有之全部，所指或为今甘肃永登之土人。因永登在唐与五代皆属凉州也。吐谷浑之部落，其分散于各省者，《新唐书·肃宗本纪》言：“上元元年六月，凤翔节度使崔光远及羌、浑、党项战于泾陇，败之”。又，“宝应元年，羌浑收刺寇凉州”。以上所言羌浑，羌即羌人，浑似即吐浑，党项乃后世之西夏，即李继迁、李元昊之祖。据此，则杂色之西戎部落，当中唐之时已进据于陇西、陇南之间者也。

《昭宗本纪》，“大顺二年七月，李克用陷云州，防御使赫连铎奔于退浑”。退浑，《唐书》言河东称吐谷浑为退浑，则退浑即吐谷浑自无疑义。赫连铎为赫连勃勃之裔。云州，在今归绥之南，山西之北，云州旧为赫连氏所有，至此乃为李克用所夺。赫连铎奔退浑，则退浑已居于晋北之附近可知。自此之后，后唐与吐谷浑之关系即肇始于此。而土人之李土司，自言其祖先出于沙陀李克用之后裔，亦即出于此时代也。

……考李国昌即李克用之父，为沙陀部长，姓朱邪氏，朱邪氏名朱邪，或名居延，乃匈奴人名沙漠之名，朱邪之得姓，似即以沙陀为义。沙陀为突厥部落，则后唐李氏之先实即古匈奴遗部。由此可证，匈奴即××之突厥，日〔人〕白鸟库吉考匈奴为今之蒙古，应有错误，不可相信。振武军，唐肃